

致敬 我们的英雄

永远绽放的马兰花

■安普忠 张冰瑶

有一种花儿名叫马兰
你要寻找她
请西出阳关
伴着那骆驼刺
扎根那戈壁滩
……

戈壁的风，总带着沙砾的重量，每当掠过马兰这片倔强的花丛，似乎又添了几分温柔。

马兰花淡紫色的花瓣迎着烈日舒展，细瘦的茎秆在风中顽强挺立，就像自称“马兰人”的某基地官兵。他们战酷暑、斗严寒，顶风沙、冒雨雪，啃干粮、饮苦水，宿帐篷、睡地窝，用青春和生命为中华民族撑起坚不可摧的核盾牌。

林俊德就是他们中最优秀的代表之一。他虽已化作戈壁滩上的一缕清风，但他与时间赛跑、为祖国核事业燃尽生命的精神，就如马兰花般永远绽放在人们心中。

走进林俊德院士生前的办公室，那里依然保持着当初的模样：褪色的工具箱装得满满当当，泛黄的图纸堆满案头，办公桌上那台陈旧的钟表式压力自记仪，仿佛仍在记录着未尽的数据……

此刻，新兵由际康仿佛正站在林俊德院士面前，感受着英雄无私的情怀。“林院士生前最后一刻都没有停止工作，真正诠释了生命不息、冲锋不止……”在讲解员动情的讲述中，由际康上了自己的入伍第一课。这是该基地为所有新入列官兵准备的第一堂课——参观林俊德纪念馆和公殉陈列室。

浙江大学硕士毕业后来到该基地工作的年轻军官小陶，至今仍记得两年前那个决定她人生走向的午后。在浙大机械工程学院专门开设的“马兰工作室”中，小陶观看话剧《速写林俊德》，那个“把生命最后一刻献给科研”的身影深深打动了她。彼时，大城市的研究所也向她递来橄榄枝，而基地的直招入伍通知刚刚送达。

“实验室里的灯光再亮，若照不亮祖国的需要，又有何意义？”小陶在日

记本上写下这句话，随即背起行囊，一路上读着《林俊德传》来到祖国大西北的戈壁滩。

初到戈壁，酷暑与狂沙让小陶彻夜难眠，直到在试验场看到那簇簇盛开的马兰花——它们扎根在龟裂的土地上，却开得比温室里的花朵更加绚烂。“马兰人，就像马兰花一样，深深扎根在戈壁滩上，用全部的生命力去绽放。即使环境再艰苦，也要顽强地活下去，把智慧和力量奉献给祖国。”此刻，林俊德院士的话在她耳畔回响，为她注入无穷的力量。

戈壁上的马兰花不会因风沙而凋零，反倒在岁月里愈发坚韧。在林俊德精神的滋养下，该基地全体官兵把对林院士的思念化作干事创业的动力，铸盾砺剑、奋进强军。

某技术团队在茫茫戈壁滩披星戴月、战风斗沙，仅用两个月时间便研制出一套测量系统和一套评估系统，被表彰为“全军实战化考核先进单位”，荣立集体二等功；某技术小组承研的某型装备在一场性能比测评估会上以明显优势胜出，其在工程研制阶段扎实开展的多轮次、全类型试验，在国内尚属首次；某研究团队持续推进技术攻关，遂行任务能力实现全面提升，接连出色完成多项重要试验演训任务，获得多项国家及军队科技进步奖……

这些闪光的成果，是马兰精神在新时代的具体体现，更是该基地官兵对“把一切献给国家”誓言的生动践履。

朝阳初升，金色的阳光洒满大地，艳丽的马兰花格外耀眼。该基地办公大楼前那块镌刻着“艰苦奋斗干惊天动地事、无私奉献做隐姓埋名人”大字的巨石，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林俊德院士从未离开，他的精神闪耀在石刻的誓言里，闪耀在马兰花的坚韧里，更闪耀在每一名马兰官兵的坚守里。那“干惊天动地事”的豪情，“做隐姓埋名人”的赤诚，会像这片戈壁上永远绽放的马兰花一样，在一代代官兵的接续奋斗中，永远鲜活、永远滚烫！

在林俊德生前所用的铁皮柜里，至今仍保存着他的“科研三件套”：半块磨出凹痕的铅皮、装着罗布泊沙粒的玻璃瓶，以及用炮弹壳改造的镇纸。它们时刻提醒着所有科研工作者“科研要耐得住寂寞，一旦抓住机遇，就要发狂地工作”。

在一项常规试验任务中，李副研究员连续72小时连轴转地调试参数，饿了就啃几口干粮，困了就趴在桌上打个盹。同事们劝他休息，他摇头说：“当年

进实验室里的灯光再亮，若照不亮祖国的需要，又有何意义？”小陶在日

水缸里的影子

■乔秀清

俺们娘俩抬着水进了家门，母亲用力提起水桶，将水倒入水缸里，我听到一阵“哗啦啦”的水声。

有一年冬天，飘着大雪，我家水缸里没水了。像往常一样，母亲和我抬着水桶来到井边，一位叔叔将水桶里灌满水，提醒俺们娘俩雪天路滑，路上多加小心。

纷纷扬扬的雪花从天而降，扑打着我的脸，眼前一片朦胧。母亲和我抬着装满水的水桶，格外小心地走在积雪的路上。可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母亲突然滑倒，水桶里的水全都洒了出来，把路面上好大一片雪融化了，也把母亲的衣服浸湿了。我急忙将母亲从地上拉起来。母亲说，没事儿，我换一下衣服，咱们再去抬水。

我的母亲，这位抗战时期的老党员，是如此坚强！

等母亲和我抬着空水桶进了家门，便看见院子里的雪地上有自行车轮胎压出的痕迹。母亲露出欣喜的笑容，高兴地说，你爹回来啦！

我心爱的愁云顷刻间消散。我的父亲曾担任村青年抗日先锋队主任，在烽火中练出了一身钢筋铁骨。见我们抬着空桶回来，他似乎明白了，二话没说，提起水桶就出了院门。透过迷蒙的雪，我望着父亲肩上挑着两只水桶，迎着飘洒的雪花飞快奔向井边。看着他那宽阔的肩膀，我想，即使是两座山，他也挑得动。

乡村的日子很平淡，悄然无声地过了一年又一年。后来，我考上县重点中学，离家20多里。那3年，是年幼的弟弟代替我和母亲去井边抬水。初中毕业，我考取省重点高中，离家40多里，依然是弟弟和母亲抬水。

18岁那年，我应征入伍，远离家乡，到太行山当了一名工程兵。军营生活是火热的，我热爱这里，也热爱我的战友们。可我仍时常想念故乡，特别是牵挂

家中的吃水问题。后来，父母来信告诉我，弟弟已经能独自挑水了。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参军头几年，部队领导批准我回家探亲。一回到家，看到父亲母亲和兄弟姐妹，我的眼泪禁不住往外流。家乡的父老乡亲们看着我一身绿军装，高兴坏了。我曾写下一首小诗《探亲》，记录下那幸福的情景：

那年我刚18岁/参军穿上绿军装/红帽徽，红领章/像红杜鹃开在山冈

我是一名工程兵/国防工地在太行/白天登上崇山峻岭/夜晚枕着银色月光

探亲回到我的家乡/最高兴的是爹和娘/看不够一身国防绿/还有红帽徽红领章

娘说：红帽徽是/鲜红的太阳当空照/爹说：红领章是/血染的红旗在飘扬

我走近院子里朱红色的大水缸，只见水缸里的水满满的，清澈见底，水平如镜。水中的影子，已不再是当年那个乡村男孩，而是一位身穿绿军装、戴着红帽徽红领章的军人！



长征

第6603期

感念

赵登禹烈士的故乡和我的家乡很近，现在我们在北京离得更近。他的坟墓在西道口路北铁路边的高台上，而我居住在路南的晓月苑。

他的生平这样写道：赵登禹(1898

—1937年7月28日)，字舜诚(一作舜臣)。

山东省菏泽市杜庄乡赵楼村人，抗日英烈。

他曾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9军132师师长。

1937年7月28日，他在对日作战时壮烈殉国，时年39岁。

2009年9月，赵登禹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赵登禹是位优秀的将领，他的牺牲令人惋惜。

1936年，日本华北驻屯军占领丰台，将下一个目标定在卢沟桥。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北平的北、东、南(丰台)三面已被日军控制，而卢沟桥成为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为了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日军不断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风暴即将来临。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曾经象征着和平美丽的卢沟晓月，在7月7日那个夜晚，被隆隆炮火和激烈枪声彻底打破。借口士兵失踪事件，7月8日凌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对卢沟桥和宛平城发动炮击。最终，驻守桥头的两个排80余人中中国守军全部壮烈牺牲。之后，日军蓄意制造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要求中国守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武力行动。日军的公开叫嚣，遭到时任第29军军长宋哲元的严词拒绝。7月26日，大战在即。赵登禹奉宋哲元之命，赶赴南苑，和副军长佟麟阁共同负责北平防务。7月28日凌晨，日军集中3个联队步兵、1个联队炮兵共3000余人，出动40余架飞机，陆空夹击、火力全开，向南苑猛烈进攻。在

月下缅怀

■王培静

榜样。每当想到他的战斗事迹，想到他39岁就在战场上英勇牺牲，不禁为英雄垂泪。

一天夜晚，皓月当空。我散步来到晓月苑山体公园的顶上。那晚是农历十五，月亮又大又圆。看着远处的灯火霓虹，我又想到离这里只有两公里的西道口路北，想到在那里长眠的赵登禹烈士。英雄若看到此刻的圆月与万家灯火，是否会欣慰？又是否会想家？

正想着，一团乌云如轻纱般遮住月亮。

望着云中月，我不由得陷入沉思。

赵登禹是1918年因在湖南常德打死老虎，被冯玉祥封为“打虎将军”的青年；是1921年在冯玉祥摆下的“鸿门宴”上，勇擒匪首并拧断其脖子的猛汉；是1933年被委任为喜峰口前敌总指挥，带领官兵用大刀与敌肉搏的勇士。

他英勇善战，却在1937年7月28日这天，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

那年他只有39岁啊，正是身强力壮的年纪，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

后人没有忘却他，北京有一条“赵登禹路”，还有一条“赵登禹大街”。他的新“家”在卢沟桥畔，那儿长眠着他的许多战友。在那里，他可以和士兵兄弟拉拉家常。在这样的月圆之夜，他一定会惦念家乡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儿。他一定想回山东老家去看看，看看自家的房屋是否还漏雨，看看地里庄稼的长势……

我想象着他回到家乡的场景。儿子学武会带着哭腔说：“爹，我不要我和娘了。”他会跪在年迈的父母面前，磕一个响头，喊一声：“我的老爹，我的亲娘！儿子忠孝不能两全……”然后，听他们叫一声自己的乳名。那一刻，他的心里一定很甜……

想到这里，我的眼泪从眼角滑下。

突然，有风吹来，吹散了遮蔽明月的乌云。我的心中蓦然又有些安慰：朗月清风，万家灯火，大好山河——英雄见此应感欣慰。

进军王庄城/张彦斌作



进军罗布泊(中国画)

张彦斌作

犹忆太行油墨香

■李少卿

突围至相对安全的阜平地区，被迫就地与敌人周旋。在险恶环境中，他们依靠此前改造的设备，坚持出版多期报纸。

然而，这次经历也暴露了设备的局限性——经过第一次改造的机器，遇到极端条件和复杂地形，依然过于沉重。

1943年，形势依然严峻。邓拓向报社成员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万一敌人把路彻底封死，牲口完全用不上时，我们能否靠人背肩扛把铅印机带走，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出版？”面对社长提出的问题，报社成员集思广益，最终将主意打到了木头身上。他们用太行山常见的枣木代替钢材，用手摇钻一点点打磨零件。深夜的窑洞里，牛步峰在草纸上勾勒图纸，“7块！每块不超过5公斤！”

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一台几乎完全由木头构成的轻便印刷机奇迹般地诞生了。

这台让日军咬牙切齿的印刷机，在战火中创造了出版奇迹。据统计，在抗战中，《晋察冀日报》更名后，共出版2845期；即使在被日军“铁壁合围”的43天里，报纸仍坚持出版30余期。

办报期间，不少记者、编辑、印刷工人在转移途中献出生命。他们用血肉之躯守护着这台印刷机，确保每一期报纸都能准时送达抗日军民手中。在平西根据地的崇山峻岭间，在冀中平原的青纱帐里，这份油墨飘香的报纸成为鼓舞军民士气的号角。

1948年6月14日，《晋察冀日报》完成历史使命。那台枣木印刷机被郑重装箱，运往平山县里庄。从阜平出发时，牛步峰将终刊诗埋进马兰村洒满热血的土壤里。

我想，这台“马背上的印刷机”不仅是抗战文物，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它见证着在最艰难的时刻，支撑中华民族屹立不倒的，不仅有钢枪铁炮，更有百折不挠的精神脊梁！